[译文] 第一章 寒风中新宿的岔口

一

被寒意弄醒的坂崎磐音将身体蜷缩在被褥中。不一会儿，肚子咕咕作响。

已经有两日没有进食了。“不想想办法的话”。他窝在薄薄的被褥中却想不到什么好主意。

明和九年二月的目黑行人坡道的大火和连年的农作物歉收导致社会气氛阴郁，为了鼓舞人们的精神，政府在十一月十六日将该年改元为安永元年。

然而，在深川六间崛的金兵卫大杂院中，独居的坂崎磐音却没有收到任何令人高兴的消息。

（睡着也不是办法，还是起来吧）

磐音这般想着，便决心从被子里爬出来。

突然肩膀上一痛，牵扯到了身上的伤势。

一月前，在两国桥与天童赤司的决斗所受的刀伤基本痊愈了，但是手上的动作还不很麻利，还不能回到处理鳗鱼的工作。

磐音将被子叠好放在屋子的一角，提着手巾向井边走去。大杂院中的男人们都已经出门了。

在狭小的金兵卫大杂院中的住户们尽是挑担走货的民夫和职人，无业在身的只有磐音一人。

卖麦芽糖的五作的老婆阿种一边洗着他丈夫发黄的越中兜布裆一边问：“小哥，伤势还没痊愈吗？”

“已经无碍了，不过清理鳗鱼需要手指保持敏锐，大概还需要3，4日的时间吧”。

宫户川的铁五郎老爹嘱咐说：“不工作也没关系，早饭的话尽可来吃。”

早上花费2小时到3小时来处理鳗鱼能够得到70文的工钱和一顿早饭，这是和宫户川之间的契约。但是，不劳而食让人于心不安。

磐音洗了把脸，顺便用水垫了垫肚子。但是，从昨天开始就粒米未进，只喝了一口就作罢了。

“坂崎”。

磐音循着喊声回头，发现柳次郎站在大杂院的下水道旁。柳次郎是北割下水的贫穷武士的次男。

“品川”

这个时候在哪里都找不到工作。

看这对面的脸，今天的情况就可窥一斑了。

柳次郎毫不留情地说：“磐音你看上去也没有吃饱饭的样子嘛”

磐音无力地笑着回道：“肚子奏乐，别有一番雅意”

阿种苦笑着说，“我服了，你们这两个人啊”。

两人目前都是独身，对现状一点儿紧迫感都没有。

“接下去一起去内藤新宿吗？”

“那边有工作可接吗？”

“这就去看看。”

作为甲州道中的一处客栈，内藤新宿建于元禄十一年，位于日本桥和高井户客栈的4里地之间。然而，当时的往来人流和物产流通并不频繁，唯独食宿客栈比较兴旺，因此，幕府在享保三年将其废弃。

其后，随着江户町的扩大，内藤新宿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阔别五十年后迎来了再次复兴。

“半年前，因为内藤新宿重新获得营运许可，贩卖妓女的商人和赌徒不断涌入，似乎兴建了游乐场和赌馆。我的朋友告诉我容易在御府内找到工作。坂崎也一起去吧。”

“从深川能够通道那里吗？”

“因为有两里路，应该是不行的。但是，坂崎你和我眼下如果找不到工作就要饿死街头了。总之，是力气活。”

品川柳次郎似乎有目标的样子，说是要住宿几天。

“我现在去做出门的准备”

磐音回到大杂院穿上陈旧的裤裙。他将二尺七寸的备前包平和一尺七寸三分的无名刀匠的短刀插入腰间，双刀的重量马上让其感到腰间像是挂了铅。

空腹徒步去内藤新宿吗，磐音的脑中闪过一丝不安。

“久等了”

他和柳次郎刚从木户口出发就遇到了穿着冬衣的房东金兵卫。

“金兵卫先生，我们正出发去内藤新宿找工作，一回来一定会将房租支付给你”。

“内藤新宿的，是在红线外吧”

金兵卫的意思是说内藤新宿在江户市外。

土生土长的柳次郎回答道：“怎么会，内藤新宿绝对是在红线内哦”

并接着说：“房东先生，尽请放心”

“我想去那儿算不了什么”

听完金兵卫的送别语，；两人从六间崛町出发，经仍仓后，通过新大桥。

柳次郎展开从怀中取出纸包，是上面撒着一层白粉的芋头干。

“哦，这看上去很好吃啊”

将蒸好的萨摩芋头干燥后撒上糖，这对饥肠辘辘的磐音来说无疑是一道美食。

柳次郎用未曾有过的温柔声音说道：“是母亲做的”

“有了这个，总能坚持走一阵了吧”

渡过了新大桥后沿着大名宅邸出了日本桥川。然后向着皇城的西边进发。穿过鱼河岸后从日本桥进入东海道。

两个年轻人的脚程很快。从数寄屋桥门到虎门，再从赤坂门到溜池到四谷门。其后，围着城向右绕行半圈并从四谷大道出来。

道路两边的町屋向着前方延伸，其后的士兵住宅向两边扩散，不断有货铺学工背着包从这些士兵住宅出来。

下级武士家都做着一些兼职，学工们将上完色的毽子板从他们哪里回收。

“身体的状况怎样，能使刀吗？”

“三四天前就可以空挥了。没有感到不适，已经没关系了”

柳次郎小声说道：“坂崎你真是值得依赖啊”

“有什么工作目标吗？”

“都到这里了，坂崎你也不会说不做了吧”

磐音看着柳次郎说道：“不，违反法律的事情我不做”

“是什么工作呢”

“嘛，是助拳”

“助拳？”

坂崎听后呆了一呆。

“食宿客栈的老板们都对四月份内藤新宿的再兴翘首以盼呢。不，表面上政府并未答应他们的请求。最终，以将军到访马场，四谷时，作为打猎用的御用客栈的名目允许了。当然了，背后动用了大笔金钱来允许150人多人的陪酒女”

柳次郎对情况非常清楚。

前方已经看得到大木户了。

“从大木户开始，下町，中町，上町和东西九丁十间，南北不到一丁的范围就是新宿。虽然中町有太宗寺，但围着这门前的范围，四谷大木户的放贷人黑木屋的左兵卫和上町的赌徒新场的卓造之间剑拔弩张，双方都在招募助拳的人”。

“会演变为打架吗？”

“不清楚，我的感觉是不会”

磐音和柳次郎向着元和二年设立的大木户靠近。原本，大木屋的意思是通向江户城下的入口，因此金兵卫说内藤新宿位于红线外也并没有错。

道路的两旁立着石墙并设有值班小屋。街头揽坐的轿子等着客人，马屁装着货物来往与其间。

“可疑的人聚集在驿站，官府默不作声吗”

“坂崎，所谓可以的人正式我们啊”

“啊，确实如此”

“没有这桩事，我们就赚不到一天两文钱的生意啦”

“啊？一天竟然有两文钱?”

“左兵卫和卓造双方正在一较腕力高下，新八说工钱也涨到两文了”

安东新八和柳次郎一样来自贫穷的武士家庭，是家中的三男，与磐音也是相知。

“安腾在哪一方就职”

“现在似乎栖身于新场的卓造处”

“我们也去那里吗？”

“不，我们首先看看情况”

两人的行路两旁都是客栈或者正在装修的临时建筑，陪酒女已经开始挥着手招揽客人了。

驿站的中间的临时建筑看上去似乎是驿站旅馆和预备旅馆。

原本，利用甲州道中拜见将军的大名家主要是高远藩的内藤家（内藤新宿的名字由来），饭田藩，高岛藩。其他，还有甲府值班和八王子的千人规模的下级官员。驿站旅馆建的非常气派。

“让开让开”，奔跑信使的喊声，狗的叫声，女人的拉客声，买卖声，马的小便声。

杂乱无章，熙攘喧嚣，新宿到处是开拓的繁忙景象。无法感受到有两股势力正围绕着新宿的控制权大打出手。

“应该就在这附近”，柳次郎打探着新场卓造的根据地。这时，从20坪的屋内传来女人的声音。

“这位帅气的小哥，等等啊，大白天的不来我这里坐会儿”。

是位画着浓妆的重点妇女。

“姐姐，算了吧，话说回来，你知不知道新场老大的客栈在哪里”

“什么呀，原来是没钱待工的保镖”

“等赚了钱就把你们包场，怎么样”

“切”，女人吐了口口水指了指地板。

“搞什么呀，原来卓造老大就在这里啊”

“保镖的话已经足够多了，就算低头请求也只会被拒绝”

“来晚了吗。好姐姐，这里应该有个叫安腾新八的武士，能不能帮我喊他出来”

柳次郎从怀里掏出剩下的芋头干交给女人。

“什么鬼，有用芋头钓女人吗”

“现在身无分文，就用芋头忍耐下吧”

女人连着包芋头的布一把抢过来，说道：“那个武士被赶出了哟”

正在此时，玄关前传来声音，“老大走好”。一个披着条纹外套的胖男人和一个身材纤瘦的剑客走向大道。胖似乎是新场的卓造。

两人被喽啰们目送着走向中町。

神道无念流的三浦夕云先生测试了下保镖们的身手，把那些完全不行的家伙们赶了出去，你们的们有是其中最没本事的。

“怎么回事，专门从深川来到这偏僻的地方，人却被赶出去了”

柳次郎失望地耷拉着肩说道：“姐姐，请问新八现在咋哪里”

“她在天龙寺的门前的差点哪里做跑腿的样子”

柳次郎小声道了谢，对坂崎道歉：“坂崎，目标落空了，真不好意思”

“不用在意，就当做是来新宿参观吧”

磐音悠闲地回答道。

“我们去看看安藤吧”

“看他也拿不到一文钱啊”

虽然这么说，两人开始向天龙寺出发。

天龙寺原本位于骏河的挂川驿站。

遵从家康命令，在天河三年迁到江户，火灾后在新宿重建。

天龙寺的名胜是明和四年间笠间藩主赠送的时钟，该钟是江户三名钟之一，由建州道中谷保村的铸造师孙兵卫制造。

两人站在天龙寺门前，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柳次郎”。

声音来自撞钟堂。

两人抬头一看，发现安藤新八手拿扫帚站在那里。

“我和寺里约好打扫寺庙换取住宿，不过这儿比较大，我扫到一半正在休息”

安藤新八说着将扫着扔到一旁，从石阶上走下来。

“坂崎，来的好，帮大忙了”。

“什么叫帮大忙了。我们大老远地从深川来到这鸟不拉屎的新宿投靠你，你却被扫地出门”

“柳次郎，别么这么说吗，我有理由的”。

接着道：“坂崎君，肚子饿了没？”

柳次郎听后追问道，“新八你有可以吃饭的地方啊？快带我们去”

“交给我吧”

新八领着二人走到门前町的小道深处。两旁鳞次栉比地排列着临时搭建的小屋，女人们在下场的胡同里洗衣服，男人们无所事事地摸着下巴上乱糟糟的胡子。周边飘散着异臭。

新八将卷起席帘，探头喊道：“老婆婆，在不在啊”。听到房内传来的小声应答，新八一遍笑着邀二人入内一边走进屋内。

熟知本所深川的可以之处，柳次郎踌躇着是否入内。

“作为将来的参考，进去吧”

磐音对他一笑，柳次郎下町决心走进屋内。发现帘后是一间3坪的屋子，屋内天井的一角开了个洞，昏暗的光线从中透下。

房内的深处有间壁，对面是一个老婆婆。

安藤说道：“请上些酒和吃的东西”

老婆婆应声伸出了手。

“今天带钱来啦”，新八说着从微脏的条纹钱包中取出些钱交给她。

收了钱，老婆婆递给他们一个缺角的酒壶和三个茶碗。

“吃的也很美味哦”

新八看上去轻车熟路，他将酒从酒壶中倒入三个茶碗，然而对这大家说道：“为了庆祝坂崎的康复”

新八说着将茶碗送到嘴边。带着乡土味的酒从舌尖扩散到喉头。

柳次郎将酒一饮而尽，然后哈地叹了一口气。

二

“告诉我经过”

柳次郎向新八命令道。

“新场的卓造和黑木屋的左兵卫两房正围绕着内藤新宿的客栈经营权明争暗斗。此外，他们也在争夺在太宗寺的分寺（地藏院）开设赌场的权利。地藏院让两房相互竞争，从而抬高价码。”

“这些臭和尚，物欲很深”

“聚集了十五、六个四谷附近的武士，头领是根来百人组的一个叫做大村陵角的男人。”

根来百人组是公家的铁炮部队，在现今的和平时期担任前门第三门的的守卫。俸禄微薄，从三人三十袋稻米到两人十五袋稻米，住在内藤新宿内的组屋中。

作为幕府的下级武士的百人组是平穷的别称。

根来众也将共同的驻地，大绳地的空地利用起来，女人们卖力做着栽培杜鹃花的临工，成为江户的名产。

但是，光靠女人干临工养活不了一家子，根来众还作为战斗集团受雇于商人。

幕府在他们正常履行公职的前提下默许了这种行为。

“新场的赌徒才聚集了二十人，根来众的黑木一方有着人数上的优势。于是，在熊野十二社开了个奇怪的道场，将神道无念流的三浦夕云请了过来。”

“那么，新八你被要求测试本领了？”

“那家伙粗鲁得很，有人被折断了手腕。所以我一个劲儿东逃西串，故意让他们把我赶出门。要是堂堂正正地面对面，我觉得能留下来。”

新八边说变虚张声势。

“是吗？”

“柳次郎，我本意并不想干助拳。赚得差不多了就来到了内藤新宿。因为，我发现新场和黑木屋之间的争斗是要动真格的。有命才能继续赚钱，对吧。”

磐音问道：“你是说两派之间不会罢手？”

“正是如此。听说町奉行所想通过煽动两派开战来让他们自生自灭。这一点儿让人很怀疑。”

新八蒙着头想。

新八君，这时传来了老婆婆的声音。她端着装着煮食的大碗走了过来。

“新八，这是什么啊”，柳次郎捏着鼻子问道。

“兔子肉哦，相当好吃。”

“我就算了”，柳次郎摆摆手说道。

“我开动了”

磐音用筷子夹起一块兔肉，独特的香味扑鼻而来。放入口中，肉汁在口腔中扩散。

“老婆婆，这真不错。”

磐音在丰后国的关前吃过野猪和野兔肉。

老婆婆咧着嘴无声地笑了出来，里面没有一颗牙齿。

“坂崎你来的话那正是如虎添翼”，新八将兔肉放入嘴里说道。

“新八君，就我现在所见，驿站还没到一触即发的气氛。”

“白天和晚上的内藤新宿完全不一样。两派之间的小规模冲突随处可见。等天龙寺响起四次钟声的时候你就等着瞧吧。”

新八笑着说道。

柳次郎看着磐音的脸。

磐音说道：“都来到着了，两手空空回深川看来是不行的了”

柳次郎点了点头。

“不过，两派都凑齐了人，也不再雇佣新人。况且，两方势力之间的较量处于胶着状态，老大们要求避免两方巡视组发生伤亡冲突”。

“巡视组是巡视新宿的吗？”

磐音问道。

“对，两派派出巡视组，争相宣称自己是该势力范围的主人”

“哪方的薪酬高？”

柳次郎问道。

“传言说黑木无的吃食好，新场的女人好，两边的薪酬差不多”

“总之等到入夜吧”，磐音说道。

“老婆婆，请给我们上大碗饭”，磐音请求到。

老婆婆盯着磐音的脸，点了点头。

天龙寺的时钟敲了四次。

7人组成的巡视组从新场卓造的客栈出发。

打头阵的男人提着新场组的灯笼。

五个流氓中有提带着长刀的，也有带着竹枪的。

两个两人提着磨损的裤裙的边缝。

一行人从上町向下町移动，到了太宗寺门口后向左拐。一下子，周边的环境变得昏暗，位于堆头的男人依靠提灯的照明前进。

“竹，小心点，前面可能有人突然袭击提灯人。”

“大哥，不要吓我。”叫做竹的小喽啰停下脚步说道。

“今晚仓田和相原老爷跟着来了，不用担心”

“先生，请不要走在我的侧面”

因为竹中边哭变抓着不放，浪人走到提灯者的旁边。

一行人重新前进。

地藏院的门前有别的亮光在一闪一闪。

“哥哥，是黑木屋的人”

两支队伍在预定开设赌场的地藏院门前意外相遇。

“黑木屋的，这里不是你们的地盘，赶我赶紧滚回四谷”

“说什么呢，地藏院的和尚说这里拜托给我们老板了。要滚的是你们，乘早给我滚回妓院”

两队人马的老大互相谩骂。

但却没有动手的意思。

“这离动手的地步还差得远呢”，柳次郎在磐音身旁说道。

三人在地藏院门前空地处观察数间外两派人人马的对峙情况。

“柳次郎，就是这么回事。老大说了，出外时若没有出现伤员就不要动手。每天赚日薪就好”

“切，没意思”

柳次郎发着牢骚对磐音说道。

“坂崎，有什么想法”

“是呢，这关系到我们的生计”

磐音从怀中取出手巾将脸蒙上。从附近拿来三尺长的棒子，隐没到暗处。

“啊~”

从新场队的后方发出悲鸣声。

“黑木屋藏着别动队，大家小心”

新场队中出现了动摇，黑木屋一派乘机发动袭击。

两派之间出现了混战。

这次是黑木屋乙方中出现了悲鸣。

“啊啊~”

“额~”

发生冲突两发通之间刮起了一阵风，每当棒子挥舞一圈，就有一两人抱着手被扫腿倒地。

这次是新场一方发力向前。

“就是此刻，给我干他么，给我彻底砍了他们”。

磐音再次消失在黑暗中。

没多久听到有人喊：“町方的巡逻队来啦”。

“不好，赶紧跑”

“可无，撤退撤退！”

两房的老大扯着嗓子喊着到。两派人马分别向左右退去。

“这么回事啊”

从黑暗中走出来的磐音将手巾从脸上取下。

“你把我们蒙在鼓里啊，坂崎君”

“嘛，明天就明白了”

“没办法，今天就凑活着睡天龙寺地板吧”

身无分文的三人离开了地藏院。

四谷大木户的黑木屋原本是做抬轿生意的。但这门生意随着内藤新宿的废弃而终止，先代转而经营面向武家的小额贷款。现在，在挂着抬轿门帘的店内，经营着放贷的业务。

坂崎三人来到黑木屋门前是无前。

“咕~”

坂崎的肚子又叫了，柳次郎也被传染了。

好，下定决心的磐音挑起门帘，柳次郎和新八也跟着进店。

“不好意思”

不愧是过去经营抬轿生意的，店内铺着水泥。

**“xxx”，**一些长期未曾使用的轿子被挂在天井的大梁上，还有几架轿子放在屋子的角落里。

里间虽然传出怒吼声，但谁都没有出来招呼磐音。

“你们那，还算是根来众吗。嗯？和一群乌合之众打，竟然有四、五个人折了手，伤了脚。而且，还要我出治疗费，这不是太过分了吗。我可是借给了你们三年份的俸禄啊。混蛋，给我好好干活啊”

黑木屋的左兵卫怒吼着道。

“黑木屋老板，对面也有人负伤”

“而且，其中有一个很强的混蛋加入，大意了”

两人叽叽咕咕地解释着。

“打扰了！”，柳次郎扯着嗓子喊。声音应该是传到了里间，从里面传来脚步声。

“什么事”

领班打扮的男人看着磐音说道。

“听说这里要雇佣人，我们从府内来”

柳次郎简要地说道。

领班定睛看着三人的打扮，对里面喊道：“老板”。不久，走出一个身材高瘦、面容发黑的男人，一身痞气，披着长外套。后面跟着两个人，应该是根来众的头领和手下。

“说是想被雇为保镖”

左兵卫摆摆手说道：“种藏，你在说什么呢。从组屋哪里要雇多少有多少啊”

说着变向里间退去。

“啊，请稍等下，我们队自己的身手有点自信。是神田三崎町的佐佐木铃音道场的许可持有者”。

品川柳次郎擅自将磐音的师傅的名号搬了出来，并夸大了事实。

“什么，佐佐木道场的许可持有者？”

率领根来众的捕吏膳所三五郎盯着他们说道。

“没有瞎说吧”

柳次郎正要挺胸回复的时候，领班盯着安藤新八说道：“你不是被新场赶出来的胆小鬼武士吗”

“什么？被新场赶出来的家伙来我们这推销自己？”

“不，不是这么回事”

柳次郎狼狈地说道。

左兵卫正要走进里屋时，膳所想到这是一个洗刷昨天污名的机会，就对他说道：“黑木屋大人，不能让这些家伙就这么离开，否则之后类似的人会继续出现。把他们打一顿再遣走吧”

说着就跳到水泥地下来。

柳次郎马上退到磐音身后。

磐音气定神闲地问道。

“黑木屋大人，如果我们在比试中获胜的话，你会雇佣我们吧”

左兵卫停下脚步回头说道：“膳所使的是根来代代相传的剑术，如果你能胜过他，我就考虑看看”

“三个人的话能拿多少钱”

磐音身后的柳次郎问道。

“算上被新场赶出的杂碎的话，三人的行情是一天一两”

“真吝啬”

柳次郎回复说。

“啰嗦，你们犯不着担心这个，你们不会被黑木屋雇佣”

膳所突然拔出剑，摆好驾驶，将剑举过头顶。

用真剑分胜负。

“那么我上了”

磐音拔出备前国锻造的大包平，用刀背应对。

“你这混蛋”

膳所眉宇间青筋暴起。

磐音将逆握的剑置于右前方，刀锋朝下。

“我准备好了”

磐音的沉着地说道。

在丰后关前藩的城下开设道场的师傅中户信继如此评价磐音的剑法：“宛如在初春的廊下晒太阳的老猫，似睡似醒，完全没有反应。对手看着他也忘了动手。这正是打瞌睡的磐音的瞌睡剑法。”

磐音从小接受神传一刀流的修业，其后在江户接受佐佐木铃音道场的高强度的训练，得到了道场的认可证书。

人们常说，佐佐木道场的证书抵得过其他道场的许可皆传。

话说回来，经过了佐佐木道场的修业，磐音的瞌睡剑风依然没变。

初看上去，架势懒散不紧张。

膳所三五郎看着磐音说道：“你这混蛋，使得是女人剑法吗”。

他将举着的剑从后向前挥舞，踏步上前，一口气向磐音的眉宇间挥下。

宛如一股春风微微吹过。磐音轻灵的向前踏出一步。同时将剑迎上膳所的招式。

只听乓的一身。膳所的剑招被轻轻弹开。剑从他的手里废了出去，插到了天井的房梁上挂着的轿子里。

“额”

呆立的三所三五郎慌张地将手放到短刀的刀柄上。

身体微蹲。

磐音的剑法突变，宛如一阵旋风。他将剑招从向前挥舞变为向上挥舞，袭向膳所的肩头。

长剑正好停在对手的肩上。

膳所三五郎摔打在地，摊到在地上。

咔擦一声，长剑回鞘。

“好，我雇你了”

身材高瘦的左兵卫说道。

“一人一天要二分。”

柳次郎立马叫了起来。

“就你，其他两人给我回去”

掌柜的種藏叫到。

“不行，我们三人一心同体”

“没办法了，好吧”

“顺便，能不能把今天的工钱预付给我们。我们三人都身无分文了”

左兵卫答应了，吩咐種藏去办。

“膳所大人，我要重新考虑给你们的工钱”

左兵卫说完就退回了里屋。

“混蛋，你给我记住”

膳所飞奔出屋外，他的同伙也追着他跑了。

“種藏大人，不好意思，能不能请我们迟钝午饭”

柳次郎对掌柜说道。

“去和厨房的女人说，今天的定金也在那里给你们”

新八高兴地道：“太棒了”

磐音一行去到厨房时，女人们正在里面煮着沙丁鱼炖菜和萝卜味增汤。

“大姐，我们是新来的，开工前想把肚子填饱。请给我们三人份的吃食”

大姐看着柳次郎说道：“鱼都没入味呢”

柳次郎低下头说道：“味道怎样都无所谓，我们好几天没有吃饭了，拜托你快点”

“我真服了你们这些武士”，大姐边说边开始帮他们准备午饭。

三人就着炖菜狼吞虎咽地吃了三大碗饭。

“哈~”

柳次郎满足地吐了口气。此时，种藏拿着酬劳进来说道：“我说你们，我们这儿可不养吃白饭的。总之，既然被我们雇佣了，就不能随便外出了”

種藏让他们在二楼屋内候命并交给他们一文二朱。

“说好的是一个人二文啊”，柳次郎抗议道。给的工钱和约定好的少了将近五文。

“今天只有半天所以给一文，此外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收二朱。”種藏面无表情的回复到。

三

“真是奢望的生活啊”

磐音笑道。

“你们三个”，楼下传来種藏的声音。

磐音打头下了楼。

“老爷要去地藏院，你们随行”

“走，赶紧去把饭吃了”，柳次郎说着走向厨房。

“我们这儿现在只有你们，吃饭之后再去”，掌柜拒绝了他。

磐音三人无奈地走到玄关前等候左兵卫。

瘦高的左兵卫穿着棋盘条纹的衬衣和同布料的外衣走了出来。

“来，你拿着包裹，那边那个男人提灯”

在種藏的命令下，柳次郎和新八分别拿上了包裹和提灯。

两手空空的只有磐音。

“这两天，老爷一定会受到卓造他们的攻击，你们给我好好守着他啊”

三人围着弱不禁风的左兵卫向大木户前进。

左兵卫穿过大木户后，为了躲避飘舞着马粪的道路而转走小道。

哪里是百人组警卫队大绳地的地盘，组屋在道路两旁林立着。

“你叫什么名字啊”

左兵卫对磐音说道。

“坂崎磐音”

“平时做什么”

“处理鳗鱼”

“处理鳗鱼？又是个奇怪的临工啊”

左兵卫的黑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

“今天是去地藏院谈话的吗？

磐音沉稳地问道。

泛着苦笑的左兵卫吐着苦水：“和尚们的欲望真是世间罕有。让我和新场互相竞争来拔高头钱。大概今天也是这事儿吧。

“将新宿一分而为，各自开设一个赌场不就好了”

“如你所见，新宿刚刚起步，还没有能力分流客人”

“说起来，给新场和黑木屋的哪一方呢？”

“有竞争的话你们才有钱赚，我们的话就是破财消灾了”

左兵卫说道。

“安藤”

磐音发出警告。

四个被前后包围了。

新八提灯照亮的地方出现了膳所三五郎的脸，左兵卫问道：“膳所，你有什么事？”

“黑木屋，你就这样舍弃多年的交情，让身份不明的人做护卫？”

在膳所旁站着的一个穿黑外衣的人低声问道。

“这不是组头的大村陵角大人吗”

“我们根来众承担将军家的供奉一职，如果被个放贷的人随随便便地嫌弃，会挂不住面子”

“话虽如此，我每天支付你们一人二分的酬劳，你们却连分内的工作都做不好，这不就等于把饭喂了狗？”

左兵卫淡然地回道。

“你把我们根来众说成狗？”

大村单手上举”。前后武士见状一起抽刀。

“大村大人”

磐音平静地说道。

“即便是是在大木户外围的红线之地，这样刀剑相交大动干戈，传到将军那儿也不好吧。”

“老大，就是这家伙出的手”

膳所叫到。

“怎么样？不如让我和你们根来众中的五人来场木剑比试来解决？”

磐音将膳所的话当左耳旁风，平静地提案道。

“你竟然这么轻视根来众？”

大村答应了：“行啊，就如你所愿。”

大村叫了四个人，从组屋中取出木剑。

其中没有膳所。不过，似乎大村也包含在上场的五人之内。

磐音选了把三尺三寸的木剑。

“坂崎”

柳次郎一脸担心。

“船到桥头自然直”。

安藤新八手持的提灯照出了根来众的四个年轻人和大村的脸。

“大村大人，淘汰站太费时间，黑木屋大人之后也有要事，一口气解决吧”

“好大的口气，适可而止吧”

大村低沉地回复到。

“田岛，一口气解决掉”

大村在后方为其他四人略阵。

“请手下留情”。磐音说着将木剑摆在双目之间。

对手四人呈横向一列，大村布阵于其后。

“上”

随着一人的大吼，位于队列两端的人向前移动，以半圆形的队形包围磐音。

此刻，磐音向前疾跑。

“哇”

右手边的人胡慌忙举剑应对。

盘盈向上挥动木剑打击他的拳头，然后立刻一转向右跳去。在暗处用强力的一击划过对方的下腹部。

“啊~！”

“糟了”

与此同时，磐音继而将木剑伸向右后方。

为了救援友方的第三方被击打到侧腹部，瘫到在地。

一瞬间，三人被击败。

“混蛋”

大村陵角向着磐音的肩头袭来。

磐音多开对面的木剑，躬身靠近大村，用肩膀撞向他的胸口。

然而，大村如岩石般将磐音反击回去。

两者之间拉开了距离。

大村将挥空的木剑重新摆好架势，向着磐音的眉间发动第二次攻击。

磐音轻巧地接了招。

在此瞬间，大村的攻击就像被丝绸包裹了一样无法动弹。想收却收不回，想用力却石城大海般没有效果。

大村陵角的力量被完全封锁了。

“杉屋，绕他背后”

大村对剩下的一人叫到。

感受到袭向后背的杀气，磐音首次向大村攻去。

但是，大村力大无穷，根本不为所动。

磐音再次攻击，交手之间突然收手。

木村向其发动怒涛般的攻击并大喊“杉屋，趁现在”

利用被攻击的反作用力，磐音突然将身体向侧边转动。

“啊”

随着磐音多到一旁，大村直面杉屋的袭击。

大村的肩头被杉屋的想下一击打中。

“额”

“老大，怎么会这样”

狼狈的杉屋的小臂被磐音命中，木剑脱手。

“品川，安藤，黑木屋大人就拜托你们了”

磐音一边发出命令，一边用木剑对着膳所他们。

“按照约定的胜负，你们可别有怨言”

磐音一边牵制着对方，一遍向后退却，向其他三人的离开路线追去。

“连苦茶都没有啊”

柳次郎发着牢骚。

寺院的厨房是寺院提供的赌场场地。似乎有一两个和尚出入其中。

和地藏院的谈话持续了4个时辰。

走出来的左兵卫心情不差。

时刻将近午后十一点。

“好，回去吧”

磐音建议左兵卫走大道。

“受了那么大的教训，根来众应该学乖了吧”

虽然这么说，左兵卫还是选择走大路。

“坂崎，我可以正式雇佣你们。在内滕新宿落入我手中之前，这几个月在我手下好好赚钱怎么样”

“一天二分的话，一个月十五两，是吧”

柳次郎拉开磐音上前交涉道。

“不过这两个人是多余的”

“说什么呢。您看不出安藤新八和我都在温存实力吗”

柳次郎加倍辩解道。

“无所谓了。和给根来众的钱相比，支付你们三人份的工资很划算”

黑木屋左兵卫心情畅快地说道。

“在地藏院的会谈很顺利吧？”

盘盈问道。

“南町的年番方（下级官职）也秘密参加了会谈，他说让开妓院的再插手赌博业不好，而挂着正当行业招牌的黑木屋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真是个好消息”

“利润的大部分都要分给南町和地藏院，不过想到新宿未来能够被黑木屋握在手里，现在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说起来，大人的心情真是不错，只喝茶就对内藤新宿的事情说个不停”

“那表明他对黑木屋大人您非常信任啊”

磐音回到

“应该是这样吧”

五兵卫开心地穿过大木户的石墙。

“坂崎君，有点不对”

安藤借着提灯的光线看向前方说道。

磐音定睛一看，位于前方半町处的黑木屋门前一片骚动。

“品川君，黑木屋大人就由你照看了”

磐音左手握着包平的鞘和挂绳向前跑去。

附近的居民远远地围在踏破的大门前往里看。

“发生了什么事”

磐音一边发声询问一遍往里看。

三合土上倒着浑身是血的掌柜種藏。店内店外犹如经历了暴风雨般。

“新八那伙人干的”

磐音背后不知谁冷冷得说道。

（黑木屋受害了吗）

脑中浮现出直观的感受。

磐音越入屋内。

“大人，振作点”，说着抱起種藏。

種藏的胸和腹部不止被何物所刺，奄奄一息。

“他们的手段真是肮脏”，種藏小声说道。

此时，黑着脸的黑木屋左兵卫飞奔入内。

“掌柜，发生了什么事”

“老，老板。我发现膳所五郎的身影。一定是那家伙怂恿新场他们来攻击我们”

“怎么会这样”

左兵卫喃喃自语。

“掌柜，仓库没事吧”

“被敲开了”

“什，什么！”

左兵卫当场瘫倒，嘴里一边喊着“钱，钱啊…”一边向里间爬去。

“種藏大人，是谁对你下的手”

“叫做三，三浦夕云的保镖剑客”

说完，種藏的身体一阵痉挛，头从磐音的膝盖上滑落。

磐音将種藏的身体静静地平放在地上，向里间走去。

女人们都逃走了吧，種藏和另一个男性佣人被杀倒地。

庭院里面的仓库的门被大木槌砸了个大洞。

左兵卫在仓库的前面不停地颤抖。

磐音看着他喃喃自语地呻吟道：“钱，钱啊，钱没了”

“你如果能帮我把财宝箱取回来，我就给你十两，不，十五两作为报酬”

他说着，脸上浮现出发狂的表情。

“快疯了啊”

柳次郎在磐音的耳边小声说道。

“町方的巡逻队来了”

外面传来了叫喊声

“品川君，安藤君，留在这会有麻烦。逃吧”

“为了赚钱来这儿，怎么能被警察抓到”

三人跑向后门。

好不容易穿过四谷大道的小道，逃入小庙林立的寺町暗处。这时，御用提灯的光一闪一闪，照着夜空。

“下一步怎么办”

“新八，肚子饿的时候什么都办不成，老婆婆的店还开着吧”

“柳次郎，那边彻夜营业 。不过，又得吃不知什么做的食物哦”

“现在的话似乎什么都吃的下”

“好吧”

三人跑出小道，回到天龙寺前小路深处的店里。

今天，在三叠房间的角落里躺着个占卜师打扮的老人，一醉不醒。

“老婆婆，上酒”

柳次郎递出一朱说道。

“柳次郎，说什么一个月十五两啊，三个大男人才赚了一分二朱钱”

新八发着牢骚。

“还好是提前支付工钱，帮了大忙了”

磐音如往日般平静地说道。

“老婆婆，拿点吃的来”

“和坂崎君一起的话，就算是地狱也能生还”

新八说着将向三个茶碗里注入浊酒。

磐音突然感到口渴，将茶碗举起。

“啊~，肚子饿了”

柳次郎一饮而尽。

“坂崎君，没了目标也是没办法的事，新场这混蛋，做事太绝了”

“关于那点，总觉得如鲠在喉”

“怎么了”

“黑木屋的左兵卫被叫去地藏院的同时，新场疑惑袭击了黑木屋，我总觉得蹊跷”

“但是，这应该是因为被坂崎丢了面子的膳所三五郎跑去新场那儿告诉他们根来众收手的原因吧”

“不过，我们跟随左兵卫去地藏院的事，膳所三五郎应该并不知道。此外，根来众堵在我们的去路上又怎么解释呢”

“偶然吧，应该”

新八说。

老婆婆端着大碗，里面装着獅鱼的鱼杂和萝卜状的吃食。

里面还有腌萝卜。

“哦哦，这很好吃啊”

磐音立马夹起来尝。

“享保三年内藤新宿废止的时，政府的取缔理由是妓女业猖獗。这次允许再开时，最先兴起的是妓院和赌场。”

“坂崎君，你在想什么呢”

“黑木屋左兵卫被地藏院叫出来的时，南町的年番方下级官员不是也与会了吗。在会议期间，黑木屋被新场的卓造一伙袭击了。掌柜等男佣人被杀，仓库的财宝箱被搬走。即便他们是赌徒，但这也太乱来了点。应该是被谁唆使的”

“唆使新场卓造的人吗？”

柳次郎手持着装着浊酒的茶碗思考着

“安藤君刚和我们相遇的时候不是说过，有流言称当局向让新场和黑木屋持续竞争，自取灭亡吗”。

“那只是风传吧”

新八断言道。

“不，说不定这就是事实”

“是呢”

柳次郎说道。

“你们的推断可能是正确的”。屋角传来声音。

三人回头一看，占卜师睁开眼睛向磐音等人窥视，他拿起膝前的茶碗。不过里面的酒已经喝完了。

“来这儿喝一杯吗？”

听到磐音的招呼，老人爬了过来。

新八从酒壶中的酒导入老人伸过来的茶碗中。

“咕~咕~”

老人将浊酒一饮而尽后打着就臭味的饱嗝儿。

“南町的年番方与力世塚孙一大人是个相当有能力的人。奉行牧野大隅守护大人将内藤新宿的再兴工作全权交付他负责”

老人说着喝起第二杯浊酒。

年番方与力是最右经验的人。负责町奉行所管辖范围内的所有金钱出纳，并能够参与所有下级官员的任免。

即便替换奉行也不会替换年番方与力，所以他是奉行所内外的活字典。

“元禄时，浅草阿部川町的明主喜兵卫为幕府筹集了五千六百两，终于将驿站修建好。不过，去年的再兴计划并没有任何人愿意出资完成。”驿站需要客栈，这就必须要建立貫目改所。这笔钱对现在的幕府来说，是拿不出来的。”

大约一年前，田沼意次就任老中并制定了已商业为中心的改革方法。

“世塚大人目前在内藤新宿吗”

“官府从4月允许内藤新宿再开以来，新宿的建设任其操办。因此，黑木屋和新场的肆无忌惮，开设妓院筹集资金。在这二个月前，世塚商人，离开三光院，设立了一个独立的据点。

“老先生，你认为是世塚大人所示新场的卓造袭击黑木屋的吗？”

“关于哪方便，需要付占卜费”

“切，在这重要的地方”

柳次郎发着牢骚，老人视而不见。

“班启军，事件的背后如果是町奉行所在操控的话就危险了。我们会深川吧。”

“那也行”

“我心里总是不爽”

“我们受了黑木屋的一饭一觉之恩。就这么回去的话，我寝食难安。还是稍微再多观察一阵子吧”

“坂崎君真是有义”

新八点头同意了磐音的提案，柳次郎也勉强同意。

四

内藤新宿的道路上吹过一阵旋风，地上的马粪随之飘在空中将其染成茶色。

来往的行人捂着嘴，马夫和轿夫用手巾盖住嘴。

安永元年还剩下寥寥数日，坂崎磐音一个人从岔路口向右转，向三光院的方向走去。

四谷大道在新宿岔口分为两路，右手边是青梅大道，左手边甲州道中。

磐音沿着俸禄五千石的旗本大久保骏河守的别墅向三光院的门前走去。

两个小和尚正挥舞扫帚追打着野狗。

“小和尚，我听说南町的世塚大人在这里暂住”

“世塚大人的话，在泉水边吸着烟”

一个小和尚指着假山的阴影处说道。

“打扰了”

磐音走在山门和本堂之间的石头路上，途中转入庭院。庭院中有一眼形如葫芦的泉水。在泉水较窄的地方立着一座石桥，穿着棉服的世塚抽着烟悠闲地坐在那里。

看上去才三十多岁。

不过，他的额头上的发际线很高，所剩不多的头发向后梳拢绑成发髻。

“是世塚大人吗”

“你是？”

世塚打了个喷嚏。

“您感冒？”

“没有，只是马粪呛了鼻子，流鼻涕而已”

他从棉服的袖子里取出手巾擤了擤鼻涕。

磐音坐到他旁边。

“和你是初次见面吧”

“初次见面，我叫坂崎磐音

磐音告诉了他昨天和黑木屋同去地藏院的事。

世塚看着磐音说道：“黑木屋自满地说他找到了个身手不错的帮手，就是你啊”

“最终什么忙都没帮上”

“似乎受到袭击了？”

“是新场一伙儿干的”

“也有那样的传言”

“掌柜種藏在死前清楚地告诉我是新场一伙儿干的”

“现在，我正让手下查明真相”

这么说着，世塚用所来为何的表情看着磐音。

“世塚大人听说我和两名同伴取代根来众成为黑木屋的保镖，然后利用这件事，对吧”

“什么意思？”

“昨晚，知道黑木屋没有保镖的只有世塚大人一人”

“呵呵”

“世塚大人挽留了左兵卫很久，讨论将地藏院的赌场交给他负责。似乎又花了很长时间与他谈论内藤新宿的再建工作吧。我认为你趁此机会做了手脚”

“呵呵”

世塚的心情不错。

“这样说来，我被世塚大人彻底利用了，这让我很不愉快”

“你叫坂崎磐音是吧。幕府建立品川，板桥，先住，和内藤新宿这四个驿站的目的是为了让其发挥五大街道的最好驿站的机能，并没有允许违法的娼妓和赌博等人败坏风俗。因此，我们町方从未允诺将赌场经营权交付给某人”

“那昨晚你和左兵卫谈了什么”

“首先是关于作为驿站核心的宿屋和车马休息站的工事话题，然后是诚恳地告诉他当局目前对经营赌场和妓院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世塚冷笑着说道。

“幕府有时会采取措施，让恶人和恶人相互竞争自取灭亡。但没有人喜欢从事这种肮脏的工作”

他无奈地说着。

“这样啊”

“你的剑术是在哪里学的”

“曾在佐佐木铃圆老师处学习些直心影流的剑术”

“拿到许可了吗”

“拿到了证书”

“被神田三崎町的佐佐木道场授予证书很了不起了”

佐佐木突然说道。

“坂崎，离开新宿”

“这是命令吗”

“你这么想也行”

世崎衔着没点火的烟管说道。

“我们三个是饿着肚子的浪人和武士家的次男、三男。不能就这么两手空空地回江户”

“总比受伤要好”

这么说着，世塚沉思了会儿说道：“明天天亮时到新场一伙儿的旅社来”

“有意思的观光吗？”

“内藤新宿的大扫除，帮忙的话不定能拾到些东西”

磐音点了点头，站了起来。

他意外发现世塚的身高很矮。

“坂崎，你挺好。不要对幕府的行为说三道四”

“是”

磐音将世塚孙一一个人留在泉水石桥处，返回飘着马粪的道路。

天明前的驿站吹过腊月的风。

天龙寺午前六时的钟声比江户市内的钟声早了半刻钟。

因为离开江户较远，在这附近居住的武士们为了赶时间必须早点出门，这钟声正式为了叫醒他们。

此时，驿站正式最万籁俱静的时候，离退房的时间还有一段时候。

坂崎磐音，品川柳次郎和安藤新八三人在能够看到新场卓造一伙的大本营（卖春旅馆甲州屋）的安产神社的院落内顶着寒风等待着。

“坂崎君，町方的巡逻队不需要在天明前行动，换在白天也行啊”

柳次郎发着牢骚。”

“所以说，他们有在天明前行动的理由”

磐音冷静地回到。

“先不说这事，现在黑木屋完了，新场又被官府插手的话，我们就没了雇主了啊”

安藤新八叹了口气。此时，从中町传来脚步声，官府用的提灯发出的广出现在驿站大道上。

“好家伙！来了！”

“从江户叫来了援军啊”

新八和柳次郎讨论的时候，南町奉行所的不快门静悄悄地涌向甲州屋。

捕快们穿着锁子甲，缠着透镜，戴着护手，护腿处装着防具，撩起后襟，手里拿着长捕棍，严正以待。

跟班们也摆着相同的姿势，手里拿着六尺棒、突棒、捕绳和梯子。

身材矮小的世塚孙一被捕快围在中间。

他穿着消防服和袴，腰间插着大小双刀，打扮看上去很奇怪。秃头的xxx。

跟班在道路正中放上长凳。

世塚轻轻左下，挥动指挥棒。见状，捕快们兵分二路，分别部署在正门和后门。

在最前方站着的是手持大槌的跟班。

世塚再次将手中的捕棍向上向下挥动。

“南町奉行所抓人，乖乖投降”

打头阵的捕快的警告声传遍宿屋，跟班用大锤敲击着大门，门内开始骚动。

“是官差”

“抵抗的话会被杀掉”

从酣睡中醒来的妓女放声大哭

流苏的客人试图从二楼的屋顶逃跑，但遭到跟班们的棒打，发出悲鸣。

“坂崎君，既然要取缔的话，为什么不在允许驿站再兴的时候就取缔”

柳次郎生气的小声说道。

“那样的话似乎就赚不到钱了”

“怎么有这种事！先让新场和黑木屋他们赚钱，然后把钱从他们那里巧夺过来吗”

磐音指着建造中的本阵。

“官府计划用取缔没收的钱作为建造费”

“真是肮脏！”

大道上只剩下世塚一人，坐在长凳上，腿脚发抖。

“那个与力，真是个狠手啊”

柳次郎说道。此时，从正门走出来个穿着睡衣、提着白刃的男人。

是在十二社的熊野神社前开设神道无念流道场的三浦夕云。

“你逃不了的！”

“乖乖束手就擒”

三浦逃了一阵，突然转身朝同心砍去。

同心用抓捕用的长铁棍接招，但是没能挡住，向后败退。正在此时，一个跟班手持六尺棒击向三浦背后。

三浦一脸凶相，挥舞着白刃向官差的侧腹部袭去。

“啊！”

官差滚到了路面上。

“你这混蛋”

气势受挫的官吏调整姿势，重新站了起来。

三浦迅速行动。他单手挥动染血的刀具，斩向官吏的肩头。

“啊！”

官吏受袭，横躺在地。

第二击得手，三浦重新握好刀具，视线中确认到坐在长凳上的世塚孙一。

“是你出的拆桥的注意吧”

“你，你说什么”

世塚颤着声说道。

看上去，他坐在长凳上吓得直不起腰。

“你告诉新场的卓造黑木屋没有保镖，唆使他袭击，现在又来取缔他”

“内藤新宿不是吉原，是甲州道中的第一驿站”

“吵死了。啰啰嗦嗦地废话连篇，你不是盘算着将新场和黑木屋赚的钱收缴自用吗？这就是官府的做派吗？”

说着，三浦夕云倒提着血刀，向世塚孙一迫近。

“谁，谁来阻止他”

世塚高声喊道。

然而，此时甲州屋的取缔行动正是关键时刻，官差没有余力关照门外发生的事。

“活该”

柳次郎嘀咕着说道。

磐音站了起来。

“坂崎君，我们没理由帮助那个混蛋”

柳次郎愤然说道。

“我不是要去帮世塚大人。我要报答掌柜的一宿一饭之恩”

“为了帮種藏报酬吗”

磐音将柳次郎惊讶的说话抛在身后，慢慢地从安产神社向世塚孙一处走去。

“杀了你当做我从江户离开的践别礼”

穿着睡衣的三浦夕云沉下腰将血刀举过头顶。

世塚孙一见状胡乱挥舞着指挥铁棒。

“三浦夕云大人”

磐音气定神闲地说道。

三浦用充血的双眼看着磐音说道：“别来妨碍我”。

夕云的声音透着 。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把黑木屋的掌管杀了，我吞不下这口气，特此向你报仇”

“你这混蛋，我把你们两一起祭旗”

三浦夕云的注意力转向坂崎磐音。

磐音和三浦在骚乱的驿站大道上对面而立。

夕云将上举的血刀重新握于双眼正前方。

磐音的二尺七寸的备前大包平尚在鞘中。

磐音在杀气四溢的夕云面前飘然而立。

夕云沉下腰，保持着正眼的刀势，用双腕将刀尖提到水平。

“哦哦哦！”

黎明前的大道上响起鼓舞士气的声音，三浦夕云如怒涛般向磐音袭来。

刀尖呈一直线向着磐音的喉头袭来。

两人间的距离瞬间化为乌有。

就在此，磐音的大包平出鞘。

只见刀光形成一道弧线，抵挡住了如同撕裂大气般迫近的血刀刀尖。

三浦夕云跑向磐音的侧面，突然反身。

他将被弹开的血刀重新摆好八双的剑势，踏前一步，斜着向下砍去。

磐音轻巧地躲过来势如悬河一般的血刀。

夕云突然袭向磐音的身体。

然而，磐音还是轻巧地化解了对方的招式。

“你这混蛋!”

夕云持续使出必杀绝招。

不过，磐音一一抵挡，轻巧地反击。

“新八，看到了没。那就是坂崎君的瞌睡剑法”

“似乎被压制了啊，不要紧吗”

新八的声音中流露出不安。

“你看着吧”

一连串的攻击均以失败而告终，夕云自己拉开了与磐音的距离。

两者之间间隔一间半，对面相向。

坐在长凳上的世塚孙一吃惊地看着眼前发生的战斗。

气息混乱的三浦夕云将刀握于侧身。

磐音将刀至于双眼正前方。

世塚看来，此时的磐音犹如和大气同化了一版，静静站立着。

（真是个奇男子啊）

甲州屋的骚动已经归于平静。

似乎抓捕行动已经落下帷幕。

新场的坐在被捆着带出大门。

此时，卓造看到激战正酣的战斗，说道：“先，先生”。

就在慈和，三浦夕云动手了。

他快速挥舞着侧身处的剑向前突进。

磐音也跑了起来。

奔跑途中，大包平的刀刃如追逐着猎物的蛇形镰刀般向着夕云的喉头袭去。

“啊啊”

柳次郎发出悲鸣声。

看上去挥舞的剑和前突的包平同时袭向目标。

夕云的喉头血沫横飞。

“额~”

三浦夕云的攻击如失去了力道般在离目标相差寸许的地方停了下来。

磐音向躲过夕云的攻击，从他旁边穿过的同时，夕云脸朝地倒了下来。

“呼”

世塚孙一长叹了一口气。

磐音和世塚的实现交会在一起。

“坂崎，欠了你一份人情”

“世塚大人，我这么做是为了还黑木屋掌柜的人情”

磐音静静地将染血的大包平收入刀鞘。

新场的楼罗门被押解坐在甲州屋前的地上。

世塚孙一从长凳上站起。

“现在起就是我的工作了”。他对磐音说道。

“数钱吗”

“正是如此”，世塚挺胸说道。

“没有钱的话，公家也什么事都干不成啊”，他断然说道。

这话在磐音的胸中激其一阵xxx。

“你怎么想无所谓，但欠了情就是欠了请。日后如果在江户出了事，可以来南町找我。”

世塚孙一的身影消失在甲州屋内。

磐音向着两位有人所在的安产神社走去。

不知不觉，晨光又一次照亮了内藤新宿。

马粪尚未飞舞。

担忧着磐音的新八确认到他无碍后叹了口气。

“坂崎君，吃早饭的钱还有剩下，我们去哪儿把饭吃了再回深川吧”

磐音沉默着点了点头。